

漢賦瑋字源流考

簡宗梧

(本校文理學院中國文學系專任副教授)

壹 緒 論

近代學者，以為「漢賦之獨擅勝場者，亦由當代小學一科，極形發達有以致之。」（註一）誠然，由「兩京文賦諸家，莫不洞悉經史，鑽研六書，耀采騰文，駢音儷字」（註二），可以看出小學與漢賦的關係。而且司馬相如作凡將篇，揚雄作訓纂篇與方言，班固續訓纂篇，由於這些漢賦大家，都是一代小學的宗匠，也就可以知道：「辭賦小學，同源共流」之說，乃其來有自。

於是劉申叔先生論文雜記，就說：「西漢文人，若揚馬之流，咸能洞明字學，故選詞遣字，亦能古訓是式，非淺學所能窺。」並指明它「所用古文奇字甚多，非明六書假借之用，不能通其詞。」又說：「昔相如子雲之流，皆以博極字書之故，致為文日益工……相如子雲作賦漢廷，指陳事物，殫見洽聞，非惟風雅之遺音，抑亦史篇之變體。」所以也無怪乎有人說：「小學為辭之本，小學亡而賦不作。」

那些足以為漢賦表徵，被認為非明六書假借之用不能通其詞的古文奇字，世稱之為瑋字。劉勰在文心雕龍練字篇，便說西漢「鴻筆之徒，莫不洞曉」字學，「且多賦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

就是因為漢賦用這些難以共曉的瑋字，所以劉勰說：早在魏代，「追觀漢作，翻成阻奧」，於是「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傅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後世美疵漢賦，也每以瑋字為其主要的對象。其所謂「類志」「字林」之譏，以及以漢賦為文字遊戲者，無不針對瑋字而發。

瑋字既然是漢賦特質的表徵，也是後人欣賞漢賦的「阻奧」，更是後世美疵漢賦的依據。那麼，我們要徹底瞭解漢賦的面目，客觀重估漢賦的價值，自當以深入了解瑋字為其先決條件。因此，漢賦瑋字問題的分析研究，實為研究漢賦最根本之要圖

，而且也是首當解決的課題。

貳 漢賦瑋字詞彙的本質

一 一般對漢賦瑋字詞彙的誤解

由於漢賦使用的瑋字，後人難以通曉，而那些漢賦大家又都是一代小學的宗師。於是不免使人認為那些看來十分詭異古奧或聯旁疊綴的瑋字，是得之於字書的僻字，是漢賦作家賣弄字學的產物，於是後人「作詩賦而好用雜字僻韻，以多為貴」（袁枚隨園詩話），也因此有人譏賦篇為字彙類書，甚至斥之為文字遊戲了。

當然，持這種論調，也不是全錯，至少它能說明揚雄以後，漢賦用字的傾向。但如果說：漢賦之瑋字，原本就是「翻摘故紙」而得，詞彙是「搜輯羣書」而成，那就不免昧於瑋字詞彙的本質，以及瑋字形成的歷程了。

我們雖然不敢斷言：漢賦是漢代語體的文學作品；但我們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肯定：早期漢賦的瑋字詞彙，該是當時活生生的口語，是通俗而貼切的語彙，絕不是什麼「詰屈贅牙」的怪物。

二 從辭賦的起源推究漢賦瑋字詞彙的本質

有人說：我國文言白話的分途，早在先秦就已開始（胡適之白話文學史第一章）。那麼漢代辭賦還可能是接近口語的文學作品嗎？要探討這個問題，不妨從辭賦起源的問題入手。萬曼在國文月刊「辭賦的起源」，就指出「辭賦是從語言時代到文字時代的橋」。他說：

文字的使用價值，在古代和我們現代不同。古代因為繕寫技術和工具的限制，文字彷彿只限於記錄保存。至於實際應用，還是靠着語言。如果說我們現代是文字時代，古代就可以說是語言時代了。所以古代很少有著作，卻有很多語言的記錄。如「尚書」、「詩經」，以至「論語」、「墨子」等都是。一直到漢、魏以後，纔因為紙張的發明，書寫形式的改進——由籀、篆漸進為隸、楷。「筆札」纔開始有代替語言的趨勢。章學誠說：「逮漢、魏以降，周、隋而往，世皆尚

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就是說這個事實。

辭賦，這文學形式，便是由口語文學轉移到書面文學的一個主要樞紐。在辭賦的時代以前，文學作品多半是口語的記錄。辭賦時代以後，文學作品纔完全是書面寫作。這是研究辭賦起源最重要的關鍵。

其實，在文心雕龍詩序篇世說：

春秋以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駭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蝨，嚴於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爽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艷說，則籠罩雅頌。故知韓韓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

漢賦正是承此兩大主流交匯而成的產物，稷下談士之學，是屬於口頭的議論，由「鄒子以談天飛譽，騶爽以雕龍馳響」，以及田駢「天田駢」之綽號，也就可知他們談鋒之健了。他們的談論雖然缺乏完整的記錄，但就現存的一些「海外奇談」，就是楚辭中遠遊、招魂，以及漢賦中大人、甘泉之類作品的依據。另外淳于髡之流，其諧隱諷諫，則是優旃、優孟以及東方朔、枚臬這一個路數的濫觴。還有戰國策中莊辛論幸臣，魯共公擇言等片段，也都很濃厚的帶着辭賦的神趣。不過他們發表的方式是語言，不是文字。有了好的記錄，便保存下來，沒有好的記錄，也就隨着時代消失了。

到「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終於有了重大的突破，正如萬曼在「辭賦的起源」所說：

屈原一方面運用楚國當地的巫歌形式，一方面承襲了從春秋以來發達了的語言技術，再加上他從現實生活中所受到的無可發洩的創傷，使他「欲訴無由」。他向誰訴說呢？他不能直接向懷、襄傾吐他的衷懷，他沒有這個機會，在這語言無靈的情況中，屈原便拿起他的筆來了。在屈原是無可奈何，但是在文學史上，這卻變成奇蹟。後來屈原的追隨者，宋玉、景差、唐勒出來了，這便是我們習慣中所說的「楚辭」。

就因為這種淵源，所以初期辭賦的作品，都還保存着問答對話的體式。在楚漢之際，齊楚遊士又活躍起來。酈食其、隋何、陸賈、朱建，以及較後的枚乘、鄒陽、嚴忌、伍被，都有戰國遊談之風。

漢賦始興於吳王、梁王的文學侍從，他們的情形與齊威王、宣王招徠游士十分相似，司馬相如兩度使蜀，並有「難蜀父老」之作，便是縱橫家的議論，傾洩於筆端的賦作。因此也才有賦家與縱橫家同科之說。劉申叔論文雜記說：

兩漢以前，未有別集之目，漢志所載詩賦，首列屈原，而唐勒、宋玉次之。其學皆源於古詩，雖體與三百篇漸異，然屈原數人，皆長於辭令，有行人應對之才。西漢詩賦，見於漢志者，如陸賈、嚴助之流，并以辯論見稱，受命出使。是詩賦雖別為一略，不與縱橫同科，而夷考作者生平，大抵曾任行人之職。

而朱傑勤更以為賦家是縱橫家改絃易轍而成的。在他的漢賦研究說：

賦家本縱橫之流，西京詞人，自陸賈以降，大都襲戰國之餘習，學百家之雜言。然統一之朝，大抵以縱橫之士為患，恐其亂國政也，乃裁抑不遺餘力。而縱橫家不得不棄其宗尚，從事辭章，縱橫復流入賦家，乃風會使之然也。

辭賦既然是縱橫家投君王之所好，往昔修陳形勢聳動君王的政論，已經沒有用武之地，正如東方朔答客難所說的：「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於是縱橫家改以文辭為專業，改作聳動君王與讀者的文辭（註三），那麼辭賦與縱橫家口論關係之密切，也由此可知了。

辭賦這文學形式，既然是從口語文學轉移到書面文學時代的初期產品，而根源於語言，那麼他們作辭賦時，應該作純口語的記敘？或是像早期書寫不便時記敘「尚書」「論語」一樣，用濃縮的文言？萬曼先生就說：

司馬相如和揚雄雖然把漢賦發揚成純文字的製作，但他們都沒有忘掉它的根源在語言。司馬相如有「凡將篇」的製作，那就是他的語彙札記了。揚雄也有「訓纂篇」，而且揚雄的努力更認真，除了「訓纂」之類的作品以外，傳說他還有一部「方言」，又叫做「絕代輶軒語」。他在答劉歆書中說他寫作「方言」的經過道：「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令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膏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鉛摘次之於槧，二十七歲於茲矣。」這可以看出他對於收集各地方言語彙的勤勞。他們的作品所以能不用典故而依然辭藻湧出，可以說完全是因為能把握住辭賦的根源——語言的原故。

這麼說來，漢賦根源於語言，賦家在作品中所運用的辭藻，則是當時口語的語彙。

三 從楚辭用楚語推究漢賦瑋字詞彙的本質

其實，漢賦運用的辭藻，是當時的口語語彙，也可以從楚辭得到有力的證明。

文心雕龍詮賦篇說：「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認為漢賦是由詩經楚辭發展而來，詩是賦的遠源，楚辭是賦的近源。不過黃季剛先生文心雕龍札記說：「彥和論文，別騷與賦，蓋欲以尊屈子，使離騷上繼詩經，非謂騷賦有二。」王協古漢語通論「賦的構成」一篇，也說：「總的來說，賦與騷的差別不大的，至於所謂騷體賦（如賈誼弔屈原賦），形式上更與楚辭沒有分別，如果專從形式上看，賦與騷甚至可以認為同一類文體。」（註四）

至少我們可以說：漢人並沒有畫分賦與楚辭的疆界，漢書藝文志詩賦略，首列「屈原賦二十五篇」，與賈誼、枚乘、司馬相如諸人同列，在敘論也說屈原「作賦以風」，在賈誼傳也說屈原「作離騷賦」，在地理志也提到屈原「作離騷諸賦」，揚雄傳贊則說「賦莫深於離騷」，可見班固是將「賦」與「楚辭」視為一體。此外，後漢諸如王充論衡書案篇說：「賦象屈原、賈生」，應劭風俗通義六國篇也說屈原作離騷賦。

不只後漢如此，前漢也是如此。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傳，說屈原「乃作懷沙之賦」，懷沙是九章的一篇，本來也沒有以賦為名，但他也稱之為賦。接着又說：「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此外，漢人將本非騷體的卜居、漁父，同列於楚辭，而司馬相如長門賦、大人賦、班固幽通賦、張衡思立賦，本為楚辭騷體，卻名之為賦。由此種種，都可見在漢人心目中，楚辭與漢賦在實質上並沒有什麼區別。

那麼我們看看楚辭的詞彙是怎樣的？宋黃伯思翼騷序說：「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謂之楚辭。」又說：「若些只羌諝、蹇紛陀係者，楚語也。」可見楚辭是十分接近口語的文學作品，至少詞彙還是出之於口頭的語彙。現在就以離騷為例。

「扈江離與辟芷」的「扈」，王逸注：「楚人名被為扈」。就是披在身上的意思。

「紉秋蘭以為佩」的「紉」字，王注：「紉、索也。」方言：「續，楚謂之紉。」

「朝搴阰之木蘭兮」的「搴」字，與「撻撻」同（見集韻及韻會），方言：「取也，南楚曰撻。」說文：「撻，拔取也，南楚語。」

「夕攬洲之宿莽」的「宿莽」。王注：「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的「羌」字，王注：「羌，楚人語詞也。」洪興祖補注：「楚人發語端也，一云歎聲。」

「謇吾法夫前修兮」的「謇」字，孫志祖云：「黃伯思云之楚語也，則不作謇諤解。」按：集韻作謇，同謇。類篇：「謇，謇本字。」方言：「謇，極吃也，楚語也。」

「謠鬱邑余侘傺兮」，王注：「侘傺，失志貌。傺，住也，楚人名住曰傺。」方言：「傺，逗也，南楚謂之傺。」郭璞注：「逗即今住字。」

「女嬃之嬋媛兮」的「嬋」字，王注：「女嬃，屈原姊也。」說文：「女字也」，洪補注引賈侍中說，楚人謂姊曰嬋。（朱子以嬋為賊妾之稱，比黨人也，郭鼎堂遂以女嬃為屈原之妾，另是一解）。

「喟憑心而歷茲」的「憑」字，方言：「憑，怒也，楚曰憑。」

「何所獨無芳草兮」的「芳」字，王注：「舊作卉」，文選注：「卉，百草總名，楚之語也。」

「精瓊蔗以為粦」的「粦」字，爾雅釋言：「粦，糧也。」注：「今江東通言粦。」

「遭吾道夫崑崙兮」的「遭」字，王注：「楚人名轉曰遭。」

假使離騷不是運用口語的語彙，怎麼會有那麼多的楚地特異方言夾雜其中？漢賦既承楚辭而來，形式上也沒有多大的差別，那麼漢賦辭藻也應該是漢人口語的語彙了。

四 從賦文的奏誦探討漢賦瑋字詞彙的本質

「賦」字始用於文學，原指其不歌而誦，如楚辭招魂：「人有所極，同心賦些。」王逸注：「賦，誦也。」朱熹集註：「賦者，不歌而誦其所撰之詞也。」漢書藝文志詩賦略也引「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此外，左傳凡人之誦詩喻志，都稱之為

賦。國語周語：「嘽賦，嘽誦。」韋昭注：「無眸子曰嘽，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凡此，都以賦爲動詞，是爲誦讀之意。其後以賦爲文體的名稱，它也承續着以爲誦誦的特質。

由於賦是誦誦的文辭，所以叶韻而不同於一般的文，但它也不必像詩那樣受到字句整齊的拘限。由於它不受字數的拘限，所以比詩更接近於口語。由於它藉誦誦來表達，以聽覺來了解欣賞，所以比一般的文章更需要妥合於口頭的語言。

再說，漢賦的興隆發達，利祿之誘發爲主要原因之一，這是近世文學史論者所公認的事實。先是封君貴族的獎勵，接着又是帝王提供進身之階，所以造成班固兩都賦序所說：「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的蓬勃景象。賦比附古詩的價值，依仿古代公卿列士獻詩的行爲，都爲奏御而作。欣賞這些賦篇的對象，是那些帝王貴族，可不是專研文籍博極字書的文士，作者如果故作艱澀，豈不昏人耳目而自討沒趣？

五 從複音詞彙的由來探討瑋字詞彙的本質

前面我們提到漢賦爲了誦誦的需要，要比一般文章更需要妥合口語，從他們大量使用複音詞，也可以見其端倪。

中國字是單音節的，至於中國語是不是單音節語，雖然不免見仁見智（註五），但至少我們可以說：先秦時代已經有了大量的複音詞（如詩經雙音詞比比皆是），語詞爲什麼需要複音節呢？因爲口舌所發出而有辨義作用的音是有限的，無法爲無限增加的語詞，分別賦予個別不同的音值，同音語詞的大量產生是無可避免的。由於中國文字是由象形所發展出來的意符文字，正如高本漢所說：「中國的文字，凡是聽官上同音的語詞，在視官上都可以把它分辨出來。」但是「因爲語音的單純化，結果使用同音語詞倍增」，於是「口語上必須把語詞的原料重新改造一番，而文言上是無需把古來單純語詞的詞類加以更改的。」（以上都引自中國語與中國文第三章），高本漢氏所謂的改造，就是複音詞的運用。這麼說來，複音詞的產生是基於口語別義的需要而衍生的。至於作爲意義符號的文字，在視官足以分辨的條件下，能省略也就省略，於是語文分流就形成了。

回頭我們看看漢賦中使用瑋字的詞彙，絕大多數是雙聲或疊韻的複詞（其類型的分析，另作專文），這正是口語的特徵，顯然是基於漢賦奏誦的需要，運用複詞以別義。而這些複音詞則當得自漢時的口語。

甘大昕說：「雙聲、疊韻聯縣字，原於一音之延長，衍爲疊語，由疊語之轉變，寄以別字，乃成駢語連詞，其轉變之迹，不外乎聲韻通轉。」（雙聲疊韻聯縣字研究，國文月刊五十期）雙聲疊韻聯縣字，藉語音而衍生，由於語音的發展，這些雙聲疊韻語詞也隨新的語音系統而有新的結構，由此也可知它跟口語關係之密切了。

六 從瑋字的形無常檢推論瑋字詞彙的本質

「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這是文心雕龍練字篇所明言的。如司馬相如上林賦「彭湃」與「滂湃」是同一語彙，「宛潭」與「婉倬」也完全相同。揚雄甘泉賦也一口氣用了「崔巍」「崑隗」「崑嶽」三個同音變字的語彙。在甘泉賦：「螻略跬綬，灘摩慘纒」下，王先謙的漢書補注就說：「李善本文選慘作慘，六臣本與此同，皆圖寫聲貌，假借用之，無定字也。……先謙案：大人賦『駕應龍象輿之螻略委麗兮』，又云：『滂湃決軌，麗以林離』，張揖注：『林離，慘攏也。』灘乎慘纒，與麗以林離，音義俱合，皆衆盛意也。慘纒、慘攏、林離、淋離（文選羽獵賦）、滂灘（河東賦），並字異而訓同。」

這類的例子，不勝枚舉。這些「圖寫聲貌，假借用之，無定字也」的詞彙，還故意「莫取舊辭」，那當然是得之於口語了。這些語彙，平時騰之於口舌，自然流利，取之以入賦，則各憑其聲，假借用之，原無定字，也就難以共曉了。

基於以上五方面的推究與探討，漢賦是不是漢代的語體文，我們仍然採取保留的態度。但至少可以說：早期那些使用瑋字的雙聲疊韻複音詞彙，既不是搜輯羣書翻摘故紙所得的古話，也不是賣弄艱深故作晦澀的隱語，却是當時活生生的語彙，是平白淺俗的口語。因爲瑋字就是表達這些詞彙的產物，所以體認這些詞彙的本質，將是探討瑋字形成與演化的前提。

叁 漢賦瓌怪瑋字的形成

那些雙聲疊韻的複音詞彙，既然是得自當時淺顯俚俗的口語，爲什麼却使用一些聯邊瓌怪的瑋字呢？要瞭解漢賦瑋字之如何形成，務必要先瞭解漢代文字運用的實況，也就是形成瑋字的背景。

一 璋字形成的背景

許慎說文解字敘，說文字「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二代，靡有同焉。」這雖然是前人口耳相傳之說，但證之以後世出土之實物，其所謂「改易殊體」，却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王國維史籀篇敘錄，區分戰國文字爲齊魯與周秦二系。王夢鷗老師漢簡文字類編緒言，又以「近年出土南楚之文，雖大體相同而構造頗異，即至今日，仍不得盡通其詁訓」，於是益之而分爲三系。

到了秦始皇統一六國，有所謂「書同文」之功（註六），可惜秦祚二世而亡，加以隸書已造，而省時求速，是人之常情，因此以秦篆統一天下文字之舉，終歸失敗。

漢書藝文志小學略說：「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可見漢初對文字的統一，十分重視，於是有所謂「馬字缺畫，而石建懼死」（文心雕龍練字篇，事見漢書石奮傳），漢志又說：「漢興，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倉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尙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所以王師夢鷗先生說：「凡此記載，自文景迄於哀平，通西漢一代，皆爲統一文字而努力。其所諷者爲今文，所寫者爲今文，今文又立於學官，行於官府，遍於天下，學者至於不識古文，並見論衡正說篇，說文敘，漢書藝文志小學敘。然後差得謂『書同文字』矣。」接着，夢鷗師又說：「但卽以此而遽謂吾國字體已告大定，則復未是。」因爲劉勰文心雕龍練字篇說：

前漢小學，率多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暨乎後漢，小學轉疎，複文隱訓，臧否大半。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追觀漢作，翻成阻奧。故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傳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人誰取難。

這麼說來，兩漢之時，仍然字無常檢，「非獨制異，乃共曉難」，魏晉之人，「追觀漢作，已成阻奧」，那也就難怪今人難懂漢賦了。

漢人雖致力於文字的統一，但平帝元始年間，朝廷還在做文字搜集取捨的工作，可見文字仍在衍造孳乳極盛的階段，而且近代出土的漢簡，其間文字「依篆改體」、「依篆增減」、「省變異體」、「符號之字」、「結體不定」、「改易假借」、「段音異體」之例，在在皆是（註七）。漢賦作家處在這樣的時代，用字原已十分紊亂，而又提取口語語彙寫入賦篇，那些語彙常常是有音無字的，一入賦家之手，各憑其聲，各安其意，各製其字，自然就像劉彥和所說「假借形聲」，曲盡形容了。

二 從相如賦篇異文探討瑋字的形成

其實瑋字並不是漢賦的專利，因為提鍊雙聲疊韻的語彙以入詩文，由來已久，只是漢賦使用瑋字特多而已。就以詩經國風為例，名詞如蟋蟀、螭蟻、萑葦、叮咛、崔嵬、芣苢、樸楸、茹慮、沮洳、菡萏；動詞如頡頏、踴躍、匍匐、踟躕、邂逅、綢繆；形容詞如窈窕、熠燿、蒙茸、婉孌等等，都是聯邊的複音詞，未嘗不可視為瑋字。到了楚辭的階段，這種語彙有增無減。只是在早期寫這些辭彙，多以假借出之，而以上列新形聲字居次。但是到了漢代，就逐漸好造新形聲字，後來蔚為風氣，終至聯邊肥字疊綴積文，於是瑋字奇字觸目皆是了。

不過我們可以發現，今日所讀早期賦篇，若干瑋字並非原本面目。顏師古注漢書司馬相如傳，在卷首就說：「近代之讀相如賦者多矣，皆改易文字，競為音說，致失本真。徐廣、鄒誕生、諸詮之、陳武之屬是也。今依班書舊文為正，於彼數家，並無取焉。」可見後人好為改字，於是相如賦篇，在史記、漢書及文選，其所以有那麼多異文，也得到了答案。

顏之推家訓對這現象，早已有所說明：「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朝野翕然，以為楷式。北朝喪亂之餘，書迹亦鄙陋，加以專軌造字，猥拙甚於江南。」蠡勺編二四「別構異體」條，也說：「蓋文字之不同，人心之好異，莫甚於魏、齊、周、隋之世，自唐時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而顏元孫作干祿書，張參作五經文字，唐玄度作九經字樣，天下之文，始漸歸於一爾。」

因此異文滋生，不止是文心雕龍所說的「三寫易字，或以音訛，或以文變」，更由於競爲音說，而故意改字。相如賦篇用字，既經後人改易而失其本真，那麼改易的趨向，到底是如文心雕龍所說「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呢？還是衍加偏旁而成璋字呢？事關璋字形成的進程，不能不辨。從相如賦篇異文，我們或可窺其端倪。

茲將漢書、文選、史記有關子虛上林賦的璋字異文，排此如下：

賦篇	漢書	史記	文選	備註
子虛賦	1 弗鬱	弗鬱	弗鬱	
子虛賦	2 律萃	律萃	律萃	
子虛賦	3 岑峯	岑巖	岑峯	
子虛賦	4 昆吾	琨瑀	昆吾	
子虛賦	5 礪石武夫	礪石武夫	礪石賦武	錢大昭以礪爲是
子虛賦	6 芎藭昌蒲	穹藭昌蒲	芎藭菖蒲	說文引作芎
子虛賦	7 江離	江離	江離	上林賦亦與此同
子虛賦	8 巴且	蕉博	巴苴	
子虛賦	9 葳析	葳析	葳析	
子虛賦	10 薛莎	薛莎	薛莎	
子虛賦	11 東菑	東菑	東菑	
子虛賦	12 觚蘆	孤蘆	觚蘆	
子虛賦	13 軒于	軒芋	軒于	
子虛賦	14 芙蓉菱華	芙蓉菱華	芙蓉菱華	(註八)
子虛賦	15 毒冒	毒瑁	毒瑁	凡二見並同

子虛賦	16 宛雛	鵝雛	鵝雛
子虛賦	17 刺諸	專諸	刺諸
子虛賦	18 馴駭	馴駭	馴駭
子虛賦	19 烏號	烏號	烏號
子虛賦	20 娥阿	娥阿	娥阿
子虛賦	21 儵帥情洩	儵帥淒洩	倏帥情洩
子虛賦	22 焱至	焱至	焱至
子虛賦	23 微執	微執	微執
子虛賦	24 揚池戍削	揚池卸削	揚池戍削
子虛賦	25 阿錫	阿錫	阿錫
子虛賦	26 蜚織	蜚織	蜚織
子虛賦	27 翕呬	噏呬	翕呬
子虛賦	28 葳蕤	威蕤	威蕤
子虛賦	29 眇眇	縹縹	眇眇
子虛賦	30 髣髴	仿佛	髣髴
子虛賦	31 嬰姍勃窣	嬰姍勃窣	嬰姍勃窣
子虛賦	32 旌柁	桂柁	旌柁
子虛賦	33 琅琅	琅琅	琅琅
子虛賦	34 彭湃	滂潰	彭湃
上林賦	35 澤滄溟汨	澤滄溟汨	澤滄溟汨

王先謙以文選爲是

上林賦	36	倡側	涌測	倡側
上林賦	37	澎湃沆漑	澎湃沆漑	澎湃沆漑
上林賦	38	宛潭膠盪	蜿澶膠辰	宛潭膠盪
上林賦	39	泄泄	泄泄	泄泄
上林賦	40	衝擁	衝壅	衝擁
上林賦	41	霄墜	霄墜	霄墜
上林賦	42	沈沈	湛湛	沈沈
上林賦	43	徐徊	徐徊	徐回
上林賦	44	鯀請漸離	鯀請漸離	鯀請漸離
上林賦	45	鯀請	鯀請	鯀請
上林賦	46	鯀請	鯀請	鯀請
上林賦	47	掉尾	擢尾	掉尾
上林賦	48	的皦	灼爍	的皦
上林賦	49	潏汗	潏汗	潏汗
上林賦	50	屬玉	鸚鳥	屬玉
上林賦	51	交精旋目	鴉駟駮目	交精旋目
上林賦	52	庸渠	鶡駮	庸渠
上林賦	53	箴疵鴉盧	賦鴉鴉盧	箴疵鴉盧
上林賦	54	奄薄水渚	掩薄草渚	奄薄水渚
上林賦	55	菱藕	菱藕	菱藕

漢賦瑋字源流考

凡二見並同

上林賦

56 參差

參差

參差

上林賦

57 菲斐

菲斐

菲斐

上林賦

58 鈐呀豁開

鈐呀豁開

鈐呀豁開

上林賦

59 別島

別島

別島

上林賦

60 畏鹿

畏鹿

畏鹿

上林賦

61 丘墟崑崙

丘墟崑崙

丘墟崑崙

上林賦

62 鬱囁

鬱囁

鬱囁

上林賦

63 允溶

沈溶

沈溶

上林賦

64 靡蕪

靡蕪

靡蕪

上林賦

66 咸持

咸橙

咸持

上林賦

67 鮮支

鮮枝

鮮支

上林賦

68 蔣苧

蔣苧

蔣苧

上林賦

69 離靡

麗靡

離靡

上林賦

70 菲斐

斐斐

菲斐

上林賦

71 曉凌必菲

曉凌苕勃

曉凌必菲

上林賦

72 縝紛軋芴

縝紛軋芴

縝紛軋芴

上林賦

73 恍忽

恍忽

恍忽

上林賦

74 無涯

無崖

無涯

上林賦

75 涌水

涌水

涌水

上林賦

75 涌水

涌水

涌水

上林賦 76 庸旄

捕旄

捕旄

上林賦 77 角端

角端

角端

上林賦 78 橐駝

橐駝

橐駝

上林賦 79 驢驘

驢驘

驢驘

上林賦 80 巖突

巖突

巖突

上林賦 81 泖椽

攀椽

泖椽

上林賦 82 碗俾

碗蟬

碗俾

上林賦 83 磐石承崖

槃石承崖

盤石振崖

上林賦 84 嶼嶂

嶼嶂

嶼嶂

上林賦 85 珉玉

珉玉

珉玉

上林賦 86 玼函文磷

璜函文磷

玼函文磷

上林賦 87 駁犖

駁犖

駁犖

上林賦 88 晿采

垂綏

晿采

上林賦 89 英棣

鬱棣

英棣

上林賦 90 苔運離支

格標荔枝

苔運離支

上林賦 91 華楓枰櫨

華汜枰櫨

華楓枰櫨

上林賦 92 胥邪

胥餘

胥邪

上林賦 93 葭林

葭茂

葭林

上林賦 94 檉桅

果桅

檉桅

上林賦 95 坑衡

坑衡

坑衡

漢賦璋字源流考

班文史記獨作函文

羊馬史記作野

上林賦	96	紛溶前參	紛容蕭參	紛溶前參
上林賦	97	猗柎	旖旎	猗旎
上林賦	98	劉位卉歎	劉位卉歎	劉位卉歎
上林賦	99	柴池	柴池	柴池
上林賦	100	雜襲象輯	雜運象輯	雜襲象輯
上林賦	101	飛蠅	飛蠅	飛蠅
上林賦	102	蠃蜎蝻胡	蠃蜎蝻胡	蠃蜎蝻胡
上林賦	103	爛漫	爛曼	爛漫
上林賦	104	娛游	嬉游	娛遊
上林賦	105	參乘	驂乘	參乘
上林賦	106	徑峻	徑峻	徑峻
上林賦	107	解豸	解豸	解豸
上林賦	108	蝦蛤	蝦蛤	蝦蛤
上林賦	109	謁突裏	謁突裏	謁突裏
上林賦	110	弭節徘徊	彌節裴回	弭節徘徊
上林賦	111	浸淫	浸潭	浸淫
上林賦	112	輶白鹿	輶白鹿	輶白鹿
上林賦	113	蜚虻	蜚虻	蜚虻
上林賦	114	藝瘴仆	藝瘴仆	藝瘴仆
上林賦	115	駭焱	駭駭	駭焱

上面共有一百三十五條異文（當然也有少數詞句，算不上是瑋字），其中有三十條是可以厘分為兩條的四字詞語，所以說有一百六十五個有異文的瑋字語詞（重複出現，只計其一）。其中漢書與文選用字相同，而與史記不同者，高達九十四；漢書與史記用字相同，而與文選不同者，僅有十六；文選與史記用字相同，而漢書獨異者，也只有二十四。三書用字各異的，則有三十一。

依顏師古所說，那時讀相如賦，皆改易文字。那麼那時所傳的史記、漢書及文選所錄長卿賦篇的文字，也應該是被改易了。顏師古特以班氏舊文爲正，應該比較接近其原本面目。而顏師古在漢書敘例也說：「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字既多，彌更淺俗，今則曲覈古本，歸其正眞。」也是在強調這一點。那麼今傳顏注漢書之所以與史記文選不同，應該是顏氏「曲覈古本，歸其本眞」的結果。而這些異文，大多是漢書少了形旁。如漢書作昆吾、庸渠、箴疵、荅選等詞，今本史記作琨瑀、鷓鴣、駭渠、荅選。又如漢書作武夫、昌蒲、江離、巴且、咸析、李善注文選作砥砮、葛蒲、江離、巴苴、咸析。再如漢書作夫容、毒冒、參差、允浴，而今本史記及文選，都作芙蓉、瑤瑁、參差、沈浴。

由顏師古在漢書敘例及司馬相如傳注的兩段話，我們可以知道長卿賦篇的文字，經後人改易了很多。再由異文可以知道：這些雙聲疊韻複音詞改易的趨向，是衍加形旁。因此劉勰所謂「假借形聲」以成的瑋字，固然有的一直使用假借，也有一開始就造了形聲字，更有許多原爲假借，後人累加形旁而成形聲的。由於司馬相如是漢賦體製典型的塑造者，也是漢賦使用瑋字的關鍵人物，相如賦篇這些瑋字的形成，是可以用來說明漢賦瑋字形成的歷程。

因此我們可以說，早期賦篇，提鍊雙聲疊韻複音節口語語彙入賦篇，運用了相當多的假借字，可是由於文字演化有好繁的傾向和衍形別異的需要，加以其後賦家有瑋字的好尚，循此後展，於是詭異聯邊之字，連篇累牘，賦篇就形同「字林」了。

三 從文字演化現象探討瑋字的形成

我們從文字運用的演化現象，也很可說明賦篇瑋字的形成歷程。

唐蘭在他的古文字學導論，論及形聲字的來源，他說：

文字的演變，有三條大路，形的分化、義的引伸和聲的假借。上古期文字分化的結果，使文字漸漸聲音化，後世人們加以「歸納」，就創始了注音的方法。於是就假借來的私名注上形符，有時就拿音符來注形符，就是「轉注」。至於引伸來的語言，本不一定需要形符，後來也頗有「增益」。歸納、轉注、增益，這是形聲字產生的三條路徑。

後來，在他的中國文字學，又強調我國文字由「舊的圖畫文字，轉變到新的形聲文字，經過的塗徑有三種。」所謂「孳乳」、「轉注」、「增益」，不但名稱略有差別，其實質也不盡相同。所謂「孳乳」，即以許慎所說：「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爲主體。他說：

「孳乳」是造成形聲文字的主要的方式，大部分形聲字是這樣產生的。假如有一條河叫做「羊」，一個部落的姓也叫做「羊」，一種蟲子也叫做「羊」，古人就造出了從水羊聲的「洋」，從女羊聲的「姜」，從虫羊聲的「痒」。吉象是吉羊，可以寫成「祥」，憂心是養養，可以寫作「恙」。又如：目小是「眇」，木末小是「杪」，水少是「淺」，貝少是「賤」。無論是引伸出來的意義，或假借得來的語言，都可以孳乳出很多的新文字。

在漢賦瑣字中，不乏此類孳乳字，就以前面所列異文爲例，如岑、荃、芎藭、澎瀛、沈漑、轔轔、鮎鮎、蕨蕪、蔣芋、曝曝、蝦蛤、駁駁之類，都是這樣產生的。換句話說，它自始造詞，就以形聲相益而造字。唐蘭以六書之轉注，爲造成形聲字的第二來源，他說：

二是「轉注」，這是六書裏原有的，許慎說：「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從唐以來，解釋的雖很多，大抵不是許氏的原義。他說：「建類一首」，顯然指同部的字，但他不舉牛部、羊部、艸部、木部等字，而單單舉老部，可見不但同部，也還要「同意」。我們由此可想到轉注和普通由孳乳來的形聲字正相反。因爲孳乳的方法，是由一個語根作聲符，而加上一個形符來作分別的，主要的意義在聲符，從文字的形體上看雖有差別，在語言裏是完全一樣的。由轉注來的文字，主要的意義却在形符，「老」字和「𠂔」字、「𠂔」字、「句」字、「至」字等，本來不是一個語言，只因意義相同，造字文字的人，就把「𠂔」「𠂔」「𠂔」「句」「至」等字，都加上一個「老」字的偏旁，作成「壽」「考」「耆」

字初期形成的現象，所不能不注意的。也是本文探討璋字形成的重點。

龍宇純先生在他的「中國文字學」，分析形聲字的性質有四種：一是象形加聲，二是由於語言孳生而加形，以求彼此區別，三是因假借而加形，以與原字區別，四是从某、某聲的形聲相益以造字。

我們姑且不論它的原因，是基於語言孳生或假借，形聲字有以聲符爲初文，形符爲後來才衍加，也就是說：有「一類原只寫其表音之部分，表意之部分乃後世所增益，其字實分兩個階段形成，非起始即有此兼表音義的文字」（龍宇純「中國文字的構造」中國雜誌七月號八二頁）則是公認的事實。我們由左傳宣公二年，晉靈公「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孟子梁惠王上：「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及：「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己」論語季氏篇：「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而知「避」「關」「僻」「嬖」「譬」諸字，實由「辟」加形旁而衍生。在我國文字演化進程中，我們稱之爲古今字，如「厭壓」、「弟悌」、「孰熟」、「竟境」、「屬囑」、「舍捨」、「共供」、「知智」、「昏婚」、「田畝」、「戚感」、「反返」、「肱肱」、「闌欄」、「右佑」、「左佐」、「罔網」、「主炷」、「午杵」、「其箕」、「縣懸」、「巨矩」、「然燃」、「采採」、「暴曝」、「垂陲」、「梁樑」等，都是後世增益表示意義類別的形符，而成形聲字的，或原已是形聲再增益形符，成爲新形聲字，即如今日手頭字的衍生，如「菓」「措」「搨」等，還是走「加形符以成新字」的路線。

既然有大批形聲字，是以聲符爲初文，後來添加形旁以成新字，那麼賦篇璋字這些大批的形聲字，自然是不免有原無形旁，而由後人衍加形旁，或誤改形旁，於是賦篇展轉傳鈔之後，就形同字林了。王先謙漢書補注在揚雄傳「日月纒經於楛楛」下，說：「凡字有上下相同而誤者，如璿機之爲璿璣，鳳皇之爲鳳凰，窀夕之爲窀窆，展轉之爲輾轉，蓑笠之爲蓑笠，畎畝之爲畎畝，皆楛楛之類也。」與前面所舉律準之爲律準，昌蒲之爲菖蒲，咸析之爲咸析，允浴之爲沈浴，完全同一類型。這正是聯邊疊綴璋字連篇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 從人心好異探討瓌怪璋字的滋生

前面已提過，早期賦篇大量提鍊雙聲疊韻複音語彙，原先運用了相當多的假借，但後來基於別異的需要和文字演化有好繁增益的傾向，於是追加形旁，形成不少的瑋字。再由於人們用字常因上下相涉而加偏旁（註二一），或改偏旁，於是瑋字益滋，形體也更為瑣怪。這種涉上下文而使偏旁趨同，固然可能是誤衍，但也有尚同心理作祟而加的，要不然是不會大批出現的。

其實，除了尚同的心理，造成瑋字滋生之外，人心好異，也促成瑣怪瑋字的滋生。「雖引古事，莫取舊辭」，是辭賦家精神之所在，他們不但在同一篇賦中，用同樣的語彙避免用同形字之外，取用別人用過的語彙，也常要改變一下面貌。

以長卿為例：七發作「拂鬱」，他用「弗鬱」；荀子禮論作「旁皇」，他就作「傍徨」；老子作「寂寥」，他用「寂寥」；詩卷耳、谷風，以及九章作「崔嵬」，他作「崔巍」。

到了揚雄，就變本加厲，「崔嵬」一詞在甘泉賦就用了「崔巍」「嶧隄」「嶧隄」三種不同的面貌；長卿用「林離」一詞，他在甘泉賦用「慘纒」，在河東賦用「滌離」，在羽獵賦用「淋離」，全然不同。

風氣所及，瑣怪瑋字，滋生無已，如上林賦用「嶧隄」一詞，在張衡西京賦則分別成爲「岌業」及「嶧隄」，在傳鈔改字之下，又冒出「磔磔」（玉篇零卷石部引上林賦用之，切韻殘卷也作石旁），於是一個「嶧」字，滋生「岌」、「嶧」及「磔」，這種例子不勝枚舉，怎不眩人耳目滋生困惑？這已經不是顏氏家訓所謂：「金華則金畔著華，牕扇則木旁作扇」蕪累形旁而已，而是任改文字之形旁或聲旁，恣文字之孳乳。由於字無常檢，而使瑋字泛濫至此，也就難怪成爲後人欣賞漢賦的「阻與」了，這正是人心好異使然。是探討漢賦瑋字形成，所不能不洞察的現象。

因此，我們大體可這麼說：瑋字詞彙是根源於語言，而瑋字的孳乳是以字無常檢人心好異爲基礎。至於它形成的途徑是多方面的，早期不外文心雕龍所說的「假借形聲」，後來因假借而衍加形旁，更有既造形聲又另造形聲，以至恣改文字的形旁或聲旁，以求別樹一幟。瑋字過度的孳乳，造成認知的障礙，也就失去文字表達的功能。

肆 漢賦瑋字之興衰與變遷

一 西漢是瑋字蓬勃興盛的時期

雖然瑋字的出現，早在漢賦形成之前，三百篇與楚辭的許多文字，已構成瑋字的條件，但是到了西漢賦篇，才有所謂聯邊三接四接，形同字林的現象。其中最主要的關鍵人物，便是塑造漢賦典型的司馬相如。

1 司馬相如是漢賦瑋字的始作俑者

當然，由前面的引述，已經可以認定：今日所見的長卿賦篇，有些文字形體，已非相如原先的面目。有的被疊加形符，有的被誤改。但是無可否認的，他還是開風氣之先，大膽而富有創意，去鑄造瑋字的人。我們就拿「以班氏舊文爲正」，最接近它原本面目的顏注漢書爲準，以他形容水的一段爲例：

終始灑灑，出入涇渭；鄠鎬潦灑，紆餘委蛇，經營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東西南北，馳驚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州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泱之壘。汨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隘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湧澎湃，淅淅窅窅，偪側泌瀾，橫流逆折，轉騰激洌，澎湃沉澆；穹隆雲橈，宛潭膠鬣，踰波趨澗，洑洑下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澆澆震隊，沈沈隱隱，碎磅訇磕，滴滴涸涸，滄滄鼎沸，馳波跳沫。汨瀾漂疾，悠遠長懷，寂寥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灑灑橫漾，安翔徐徊，翫乎瀟瀟，東注太湖，衍溢陂池。

其中全句用水旁，就有「澎湃沉澆」、「灑灑涸涸」、「灑灑橫漾」等句；若四字用三字水旁者，更有「汨乎混流」、「洶湧澎湃」、「洑洑下瀨」、「滄滄鼎沸」、「汨瀾漂疾」等句子。其中「泱泱」、「偪側泌瀾」、「激洌」、「膠鬣」、「灑灑」、「滄滄」、「汨瀾」、「灑灑」，都可以說是瓌怪新穎而自鑄的字彙。

不過有一點值得注意的，相如的瑋字詞彙，似乎不像後世賦家刻意於同形旁文字的堆砌，而只是分項鋪敘，而造成同形旁文字的類聚。有很多可加偏旁的，他沒有堆累上去，才使後人在傳抄時，有競相添註的餘地。

相如運用這類詞彙，是非常富於變化的，同類形容詞，在一篇賦中，常常改換成許多形式。譬如形容進退遊移的動作，便有：推移、徘徊、翱翔、容與、彷徨、宛渾、安翔、徐回、搖蕩、消搖、襄羊、逡巡等。形容糾纏錯亂的情況，便有：參差、交錯、糾紛、葳蕤、繆繞、披靡、縝紛、軌芳、發亂、扶疏、條池、荒蕪、雜襲、紮輯、陸離、縝紛、紛溶、前參、倚傾、幡纒等，雖然不完全可以通轉，但是總歸同一個類型（註二）。此外，像形容山水的，形容光彩的，形容芳香的，形容動態的，

形容聲音的，形容皎美的，分類集抄下來，都可知其詞彙的豐饒。

疊字使用，在相如賦中也還常見。例如用磷磷爛爛形容色彩光耀，郁郁芬芬形容香氣發越，煌煌扈扈形容衆花盛開，眇眇忽忽形容形態髣髴，排排紛紛形容衣飾飄揚，橋橋涇涇形容水流湧出。再有一種形式，便是「纒乎淫淫」，「般乎裔裔」、「騫乎漶漶」這種句型。

除了兩字的聯絲詞以外，相如也用四個字的，譬如用「倏眇情洌」形容快速，「嬰姍啟率」形容姿態，在大人賦這一種聯絲詞特多，而最奇怪的一種四字聯絲詞，便是上兩字和下兩字聲音相諧的一種，例如：「澤弗宓汨」「偈側泌瀉」「歲魄嶮岷」「陂池算豸」「傑池荒鹿」「臍嚳布寫」之類。至於狀聲的「滂滂沆漑」、「砰磅匍磕」，那就更普遍了。

最新穎的聯絲詞用法，要算是大人賦了，如：

低印天螭裾以驕驚兮，詘折隆窮躩以連卷。

沛艾赴煥佻以俗儼兮，放散畔岸驥以孱顏。

跬躩輻轔容以散麗兮，蝟蟻偃蹇恍莫以梁倚。

上面除了「裾」、「躩」等三五个動詞字之外，幾乎全是助動詞和形容詞的聯絲詞，其中不常見的璋字也佔了很高的比例。聯絲詞發展到這個階段，也可以說是登峯造極了。

在相如所使用的聯絲詞語彙，固然也有前人所用的，如推移（易繫辭傳上）、侈靡（周禮及大戴記）、倣儻（史記引魯仲連詩）、委蛇（離騷、九辯、九歌東君）、泛濫（九章哀郢）、嵯峨（爾雅釋山）、偃蹇（左傳、離騷、九歌）、徘徊（莊子盜跖、荀子禮論）、容與（莊子人間世、離騷、九章、九歌），也有略改面貌的，如前章第四節所引的弗鬱、岑峯等，不過仍以自鑄者爲多，取當時常用的口語，或假借以擬音，或加形旁以成新形聲字，隨手拈來，大膽的運用到賦篇裏，當時的人誦之於口，琅琅易懂。但魏晉之後，字有常檢，率從簡易，加以語音已變，語彙已遷，所以曹子建追觀長卿之作，已有「字隱」之歎，以爲「非師傳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後人不知其中緣由，竟然也東施效顰，故作聯邊疊綴，刻意於詭異僻字，以爲可炫其博學而力追相如。這固然十分可笑，但漢賦文字形同字林，確是受相如的影響，所以相如爲漢賦璋字的始作俑者

，不亦宜乎。

再說，相如除了在賦篇使用大量璋字之外，又有凡將篇之作，該篇雖已亡佚，但依嚴可均全漢文所輯的五條看來，它是將樂器、植物等各種同品類的字詞，加以排比，並顧及文義的貫串。漢書藝文志說它無復字，在文義貫通的前提下，這談何容易，他勢必將鳥獸草木蟲魚之名的借字，衍加形旁，以歧爲二字。另外，他又有少木書篇之作，由這些我們都可以想見他鑄造璋字的績業。

2 揚子雲是推廣與變造璋字的巨擘

在司馬相如之後，真能得其蘊奧，承其衣鉢，又有更進一步發展的，是揚子雲。

子雲不但刻意於璋字的推廣，還着力於變造。如蜀都賦狀山的一段：

爾乃倉山隱天，吟唵迴叢，增嶰重嶰。葭蕕羅魄，霜雪終夏。叩巖嶸嶸，崇隆臨柴，諸微嶷嶷，五岍參差。湔山巖巖，觀上岑崑。龍陽累岫，淮粲交倚。岵岵岵岵，集嶮膈施。形精出偁，堪嶮隱倚。彭門鳴峴，岍岍岍岍。方彼碑地，岍岍岍岍。錫解，礫乎岳岳。

這段曲盡形容山之高峻雄偉，自鑄璋字，比起相如，實在猶有過之，已經到刻意於字形排比的程度。其字形瓌怪，如岵、岍等字，後世也絕少再用到它，連嚴可均全漢文都只好註爲「未詳」。這一段也很可看出他變造璋字的成績，所謂「湔山巖巖」，觀上岑崑」，「巖」與「岑崑」都是疑紐侵部，與前一段「玉石巖岑」的「巖岑」，都是同出一源，在羽獵賦則用「玉石巖崑」，都是改變字的形貌，音義却是相同的。另外「岍岍」二詞，都是出於周南卷耳及小雅谷風的「崔嵬」。而「岵岵岵岵」實際上就是上林賦的「岵岵岵岵」。

子雲的變造璋字還不止於此，最慣常的作法是選用古字，也就是爲本有其字的假借以及後起俗體字作溯源歸本。古字是他的專長，他不但有訓纂篇及方言之作，還曾以古字教劉棻而險受株連，他還爲此投閣自殺，所以也就難怪他在這方面一展長才了。如反離騷：「騁驂駟以曲藉兮」，顏師古就說：「藉，古艱字。」依說文解字：「籀文艱，从喜。」就用了籀文；甘泉賦：「崔崔離宮般以相燭兮」，顏師古說：「崔，古往字。」說文解字：往，之也，从彳圭聲。崔古文从走。」則用了古文。羽

獵賦：「遙矚虜中。」顏師古也認爲是用古字：「緘，古紘字。」不過說文：「紘，冠卷維也，从系，宏聲。緘，紘或从弘。」是用了或體字。此外，他也用一些連說文解字都沒有收的古字：如甘泉賦：「蔽桂椒鬱格楊」，顏師古說：「蔽，古披字。」又：「北燠幽都」，顏師古說：「燠，古晃字。」（文選作煖，李善注：「煖與晃，音義同」）河東賦：「灑沈蓄於豁瀆兮」，顏師古說：「蓄，古災字。」又：「雲霓飛而來迎兮」，顏師古說：「飛，古飛字。」上列「蔽」「煖」「蓄」「飛」都是說文解字所未收。也有的說文未收，但其他字書已指明它是古字的，如羽獵賦：「玉石鬱登」，說文雖然沒有「鬱」字，但王先謙說：「官本引蕭該音義曰：鬱，案字詁古文岑字。」長楊賦：「腦幕沙，聽余吾」，顏師古說：「聽，古聒字。」說文作「聒」，李善引通俗文曰：「骨中脂曰聒，古聒字。」

一些平常假借用慣的字，揚雄就喜歡用字書所謂的本字或本形，用以標新立異，如反離騷：「颺燭燭之芳芬」，顏師古說：「颺，古揚字。」尚書益稷已用其字，依說文「颺」「揚」爲兩字，於風部：「颺，風所飛揚也，从風，易聲。」手部：「揚，飛舉也，从手，易聲。」又「慶天頽而喪榮」，顏師古也說：「頽，古倅字。」說文也分爲兩字，頽於頁部：「頽，顛頽也，从頁，卒聲。」倅於心部：「倅，惑也，从心，卒聲。」他都不用後世所慣用的「揚」「倅」，而用其本字，大有追本溯源之勢。

不過他也不是不用假借字，有時他還喜歡自己另外借用他字，如反離騷：「閨中容競淖約」，顏師古說：「淖約，善容止也。」漢書補注引錢大昭之說：「莊子綽約若處子，廣雅作淖約，說文作綽約，子虛賦云使嫵綽約。」子雲用水旁的「淖」，顯然是別樹一幟。甘泉賦：「魚頡而鳥脰」（註一三），依詩經用字當作「頡」，李善文選注就說：「頡，猶頡頏」，揚雄是有意不用大家所慣用的「頡」字，刻意另找借字。又如甘泉賦：「正劉濫以弘恂兮」，王先謙說：「案以上下文推之，劉濫卽劉恂（同攬），今作劉覽。弘恂卽弘敞。濫恂並借字。」甘泉賦又有「齊總總搏搏」句，總總，爲聚貌。語出離騷「紛總總其離合兮」，那麼「搏搏」應該是「博博」的假借。因爲說文有「博」字，解釋爲「聚也」，搏字就不見於說文了。荀子儒效篇「以相薦搏」，管子五輔篇「整齊搏誦」，搏都是抑節之意。子雲以「搏」爲聚，實在是「博」字的假借，這許多地方，他就偏不用本字。又如長楊賦：「其廛至矣」，顏師古說是「古勤字」，但說文說：「廛，少劣之凡也。」可見用爲「勤」，實在是假借。他放棄一個大眾習用的本字，刻意去借用一個難僻字，於是賦篇「怪」之字就多了起來，所以說他刻意推廣璋字奇字，

實在沒有冤枉他。

至於相如同音字避免用同形字的手法，在他筆下也發揮得淋漓盡致。就以前面所舉「崔嵬」爲例，在甘泉賦三度使用，面貌完全不同：「前殿崔嵬兮」、「崦嵫嵬其相嬰」、「於是大夏雲譎波詭崦嵫而成觀」，王先謙漢書補注：「五臣本崦嵫作崦嵫，崦嵫猶嵬嵬也。」又說：「崦嵫卽崔嵬之同音變字，若今言崔嵬矣。」這可說是同文避免重出，以求變化，但如前章所提的，大人賦的「林離」一詞，揚雄在甘泉賦用「慘纏」，在河東賦用「滲漑」，在羽獵賦用「淋離」，都是衆盛之意，同詞用於三賦，而用三種面貌，豈不是有意變造？

固然，這種變造語彙之法，是本之於相如，上林賦「洶湧澎湃」之「澎湃」（史記作滂漑），卽枚乘七發「滂漑」之變造，與其下「滂漑沆漑」之「滂漑」（史記作滂漑），是同一語辭；又「宛潭」（史記作蜿蟺）、「婉潭」（史記作婉蟬）以不同面貌，用之於上林賦。但相如「螭蟠」「連卷」「偃蹇」諸詞，用於上林賦及大人賦，則完全相同，不像子雲刻意變造。

變造新詞的方法很多，相如上林賦「匍匐」一辭，是七發「匍隱匍匐」濃縮而成，揚雄深得其法，如甘泉賦「柴虎參差」的「柴虎」，就是由上林賦「柴池荒虎」的濃縮。另外，揚雄更有析衍之法，如子虛賦「案衍唐曼」，甘泉賦就析「唐曼」爲「唐其壇曼」了。

瑋字經過揚雄的推廣與變造，也就蔚爲風氣，而瑋字與漢賦就結了不解之緣。

西漢賦篇在揚馬雙傑莫取舊辭，活用語彙，創新字彙的情況下，造成文心雕龍練字篇所說的：「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的現象。也逐漸造成後來賦家，着力於瓌怪字形的排比，堆積僻字奇文，造成漢賦的晦澀難曉，對這一點，揚雄可要負一大部分的責任。

二 東漢是瑋字盛極而衰的時期

1 瑋字更爲繁瑣盛況凌越前漢

雖然文心雕龍練字篇說：「暨乎後漢，小學轉疎，複文隱訓，臧否大半。」但就瑋字的使用來說，其盛況不減於前漢，以

體韻語，錯雜其間，於是漸啓魏晉駢儷之風，所以李調元賦話才說：「揚馬之賦，語皆單行，班張則間有儷句。」自此也就不免產生文心雕龍養氣篇所說：「辭務日新，爭光鬻采，思慮亦竭矣」的現象。

3 瑋字捨本逐末用典之法代興

東漢賦家的「辭務日新」，只是在文字形體上求變；「珠聯偶對」，則是文字修辭上的講求。都是從文字辭采上力求取勝於前修，於是就脫離口語鋪敘的精神。

瑋字詞彙本來就是根源於語言。辭賦這時脫離口語鋪敘的精神，進入書面文學的階段，依附在辭賦的瑋字詞彙，生機就被斷傷了。儘管它的形貌還層出不窮的在變，但是它既然斷去了泉源活水，就不免逐漸枯竭而摧折。因此這時的瑋字就難有進境，而成強弩之末，難逃由盛而衰、枯萎僵化的噩運。

再說，西漢賦篇多是取悅帝王、希求利祿之作，所以不免偏重於鋪敘帝王所熟悉的情事，應用帝王所熟悉的口語。到了東漢，賦篇已有許多屬於寄情達意之作，如崔篆的慰志賦、班彪的北征賦、馮衍的顯志賦、班固的幽通賦、張衡的歸田賦、思玄賦、趙壹的刺世嫉邪賦、蔡邕的述行賦、禰衡的鸚鵡賦、王粲的登樓賦等，或用以傷時憫亂，或以以摯情抒憤，那些鋪敘聲貌場面的語彙，就比較派不上用場。而爲了抒情達意，有時不免援古證今，或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所以也自然走上用典一途。文心雕龍事類篇就說：

觀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唯賈誼鵬賦，始用鶡冠之說；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書；此萬分之一會也。及揚雄百箴，頗酌於詩書；劉歆逐初賦，歷敘於紀傳；漸漸綜採矣。至於崔班張蔡，遂摭撫經史，華實布護，因書立功，皆後人之範式也。

事類典故的運用，取代了瑋字的排比，漢賦就產生了變化，邁入一個新的境界，也就註定瑋字沒落的命運。

三 魏晉是瑋字枯竭淪沒的時期

1 比體雲構減少鋪敘詞彙

除了事類典故的運用，減少使用瑋字的機會之外，多用比體而少用鋪敘，也會減少使用瑋字的機會。瑋字詞彙畢竟是用來鋪敘聲貌的；典故的運用，是使事類的排比，取代平鋪直敘的瑋字排比；而比體雲構，也佔去鋪敘所佔的比重。

雖然文心雕龍認為「賦頌先鳴，故比體雲構」（比興篇），但「賦者，鋪也」，早期賦篇畢竟還是以鋪敘為主體，如子虛上林就少用比體，文心雕龍比興篇說：「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雲物，莫不織綜比義，以敷其華。」大概是鋪敘之法，沿用既久，難出新意，欲擺落前修，蛻變字句形貌，惟有求諸比體。今取上林賦與洛神賦形容女色的一段來比較：

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嫵媚；靚粧刻飾，便嬛綽約，柔橈嫵媚，嫵媚娥弱，曳獨繭之流綉，眇閨易以卹削，便娟娉婷，與俗殊服。芬芳氤鬱，酷齒粲爛，宜笑的皦，長眉連娟，微睇繇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

這段寫上林女色，將其容貌、體態、服飾、氣息、皓齒、笑貌、蛾眉、眼神、逐一鋪敘。至於洛神賦：

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鬋鬢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遠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察之，灼若芙蕖出綠波。穠纖得衷，脩短合度。肩若削成，腰若約素。

除了穠纖等八字是鋪敘之外，一口氣用十個比喻，全是文心雕龍比興篇所謂的比貌之類。一則以賦，一則以比，其迹顯然。運用比體，自然就減少狀聲狀貌的瑋字，由上面的例子也可以得到證明。

2 字有常檢扼殺瑋字生機

「字無常檢」是瑋字孳乳的先決條件。到了辭賦成爲文人雕章琢句的產品，脫離語言的時代，既沒有新的口語語彙作爲新血，瑋字的孳乳只有在字形上翻新。等到字形有了常檢定式，文人就沒有新的花樣，而讀者也固守文字的常檢定式，無法參悟那千變萬化的瑋字。所以文心雕龍練字篇說：「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追觀漢作，翻成阻奧。」這時瑋字都已成爲追觀漢作的阻奧，它本身滋長自然受到阻礙與壓抑。到了劉勰所說：「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以至「一字詭異，則羣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的階段，瑋字就了無生機了。

當然，文心雕龍所謂的「字有常檢」，仍然只是一個大體的趨勢，並不是那時已獲得完全統一的標準，所以才有顏氏家訓所謂「大同之末，訛替滋生」以及北朝「專軌造字」的現象。蠱勻編所謂「人心好異，莫甚於魏、齊、周、隋之世」，使瑋字還有

苟延殘喘的機會，但畢竟被視爲僞訛猥拙之體，是不能與先前瑋字一概而論。

至於晉時仍有左思作三都賦，承續漢賦正統，再度發揚其特色，瑋字排比又表現得淋漓盡致，似有一番中興氣象，不過那只是回光返照罷了。左氏以爲可以凌邁漢作的特色，却使它更像類書地志，失去了文學的生命。從此，瑋字也就成爲賦篇中一堆骸骨了。

伍 結論與推論

「辭賦」這文學形式，是從口語記錄時代，轉移到書面寫作時代的主要樞紐，因此有很多篇章還保存着對話的形式。再說早期賦家與縱橫家是同源共流，辭賦的寫作，相當於縱橫家的口論。在書寫工具比較便捷的漢代，賦篇大量使用口語語彙，應該是合乎情理的。再由：楚辭用楚語、辭賦奏御口誦的性質、以及聯絃字的並列與自然的口語有密切的關連（註一七）等各方面，都可以作爲旁證，證明那些雙聲疊韻的瑋字詞彙，原是俚俗順口的口語，更由瑋字字無常檢的特質，也可推論它原是有音無字的口語。以閩南語彙爲例，所謂「tit tou」是蹺蹺玩耍閒逛的意思，但書之爲文字，就不免五花八門，如造新字爲「迺迺」，用假借字爲「得桃」，或溯古字作「彳亍」，或用其他的借字。這些最淺俗的口語，書之爲文字，如果不透過其音讀，就難以知其意義，而語彙常有地方性，又最容易變，所以俚俗的口語，在不同的時空間，就成爲最難懂的詞彙。如果它又像漢賦那樣，用壞怪的字，那就更難以揣摩了。

這些語彙既是口語，漢賦爲什麼用壞怪的瑋字呢？其實它的來源是多元的，或借用同音字，或另造新字。造新字以形聲最便捷，所以以形聲字居多；而本文所一再考證的，是有許多原先是假借字，後來經別人給它加了形旁。這些新造形聲字，以及加形旁的字，都不是常用的，又將同形旁的排在一起，也就成了壞怪的瑋字。後人誤以爲非如此不足以成其爲賦，於是造成袁枚所說的「好用雜字僻韻，以多爲貴」了。加以人心好異，漢賦作家又承襲「莫取舊辭」的精神，於是一個語彙衍生各種不同的壞怪面貌，後代的讀者，怎能不爲其所惑？

將口語語彙大量輸入賦篇，使瑋字略具排比規模，那是從司馬相如開始。不過他也不是全造新字，還是用了不少的假借字

，但後人競爲音說，爭相爲他改字，也都算到他的賬下。能繼承相如衣鉢，而又有更進一步發展的，是相如同鄉後輩——揚雄，他憑着在字學上的造詣，大量推廣璋字，或爲假借、或新造璋字、或追溯古本字，如前面所舉的例子，用爲「彳亍」是他的專長；有時他還別出心裁另找新借字以鑿新奇。他從相如那兒學來一套變造語彙的方法，發揮得淋漓盡致。璋字經過他的變造與推廣，到了東漢，用得更爲繁瑣，但他們孜孜於珠聯偶對，於是流於纖麗，而且絕少再從口語提取新血，只作字形的翻新，也就逐漸僵化；再由於事類典故的運用，以及比體代興，鋪敘的璋字詞彙，也逐漸失去了它的領域。魏晉之後，文字逐漸定型，字取簡易，璋字時代終於落幕。至於左思的三都賦，也只是一陣回光返照罷了。

雖然排比璋字以成篇章的時代，就此成爲過去，但是中國文字從說文解字的九千三百五十三字（連重文一〇五一六字），到廣韻的兩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以至康熙字典的四萬七千零三十五字（連古文共四九〇三〇字），常用字不過數千，竟孳乳那麼多的罕用僻字，未嘗不是漢賦變造璋字的後遺症。

不過我們如果從語言學的觀點，來看這大批的形聲璋字，它不但是研究漢代語音很好的材料，在研究漢代語彙上，也彌足珍貴。

漢賦璋字與法國十七世紀中葉所形成的 Precious Words，十分相近，同是貴遊文學的產物，蓬勃於上層社會，但漢賦璋字形體雖然瑰麗，却取自淺俗的口語，就這方面而言，與 Precious Words 有所不同，却與近人推許的俗文學，有異曲同工的地方。只不過它所反映的社會情感與生活層面有所不同罷了。

認爲璋字詞彙根源於語言，取自淺俗順口的口語，這是觀念上重大的突破。對於一些幾乎被公認的論點，如以爲「賦篇璋字是賦家賣弄字學的產物」的說法，就首先予以澄清與修正；然後使璋字之所以形成與興盛，字形之所以層出不窮，後來之所以式微沒落，都有比較合理而圓滿的解釋；甚至使漢賦的本質、流變、欣賞與價值等一系列的問題，產生連鎖性的衝擊。把這些在中國文學史上極重要而早被草率認定的問題，從根本上重新加以檢討，應該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本文經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而提出一套成爲體系的看法。雖然不敢說漢賦的問題，從此撥雲見日，但對於關心文學史與漢賦的人，該會有點激盪的作用，藉此拋磚引玉，那正是筆者所懇切禱盼的。

註釋

- 註一：語見朱傑動漢賦研究。刊於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第三卷第一期一二二頁。邇來論漢賦發達的原因，莫不列為原因之一。
- 註二：語見孫梅四六叢話後序。當然，其所謂前漢賦家也鑽研六書，尙有待斟酌。
- 註三：臺靜農先生「論兩漢散文的演變」，對這一點也有所發揮，見大陸雜誌第五卷第六期。
- 註四：當然，在該文中也提到一些區別，騷一般是六言，或加兮成七言，賦則字數不拘，但多數以四言六言為主。典型的漢賦多夾雜散文，且用連結語詞，這都是楚辭所沒有的。
- 註五：王協漢語史稿第二章第九節，便以為漢語自始就不是單音節的。
- 註六：史記秦皇本紀繫於始皇二十六年，還勒之於瑯邪石刻。
- 註七：所列異體體例，遵照王師夢鷗「漢簡文字類編」緒言，至於例字，請見該書一至三五頁。
- 註八：錢大昭漢書辨疑云：「夫容，古字，揚雄傳云：『被夫容之朱裳』，後人始加艸。」
- 註九：唐蘭以形聲字其主要意義在聲符與形符之不同，歧分為兩類。其實所謂「形聲者，字之从形从聲，而兼取兩體三義也……形有萬而各从其類，即依類求之而可得，聲有變而不離其紐，
- 即尋其紐籀之而可通，兩體相合，義自从之而生。」（謝雲飛中國文字學通論）所以一般形聲字之形符，是代表類別意義，而聲符是代表個別意義，孰輕孰重，判斷不易。
- 註一〇：此例取自中華書局印行之「聯誼字典」，以下二例皆同。
- 註一一：除前列王先謙例證之外，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卷七，也列有這一條，舉詩關雎：「展轉反側」，展涉轉而加車旁，采薇：「玃允之故」，允涉玃加大旁。周官大宗伯職：「以檜禮哀圍敗」，會涉禮而誤加示旁。大戴記夏小正：「緹縞」，緹乃涉縞而誤加糸旁。
- 註一二：以上二例均取自萬曼司馬相如賦論，見國文月刊第五十六期二十頁。本段所舉之例，多取自於此。
- 註一三：賦文「崩」原作「𦉑」，王念孫曰：「𦉑者崩之譌，𦉑字古讀胡剛反（史記龜策傳：『壯士斬其𦉑。』與『狂』爲韻），故借用爲韻頡之頡，不知何時肉旁譌作目旁，而集韻十一唐，遂收入𦉑字矣。說文、玉篇、廣韻皆無𦉑字。』今從而改之。
- 註一四：尤以司馬相如最爲人所推重，如張廉卿云：「司馬長卿尤以氣勝，其空中設景佈陣，最虛渺闊達，前後一氣，嗑吸回薄，鼓盪如大海回風，洪濤隱起，萬里俱動，使人目眩而神儼。」胡韞玉云：「論者謂子虛繁峭，上林衍博，余謂二賦浩氣內轉，精光外溢，譬之長江巨河，大波推銀，細沫噴雪，心駭目驚，

千里一曲，自成波瀾，特人不見耳。」皆就子虛上林而言，另
 外文心雕龍說大人賦，氣號凌雲，蔚為賦宗，迺其風力逾固，
 李兆洛評難蜀父老「氣壯情駭」皆讚美備至。

註一五：這兩句話本來是胡韞玉評解嘲的話，不過用以論說東漢賦家，
 也十分適宜。文心雕龍養氣篇所謂：「若夫器分有限，智用無
 涯，或慚鳧企鶴，瀝辭鑄思，於是精氣內銷，有似尾閭之波，
 神志外傷，同乎牛山之木。」所說略同。

註一六：語出文心雕龍麗辭篇，原來是形容揚馬張蔡，但就這兩句話來
 說，東漢賦家比揚馬更適合。

註一七：丁邦新先生「論語孟子及詩經中並列語成分之間的聲調關係」
 ，其理論基礎及結論，都認為「並列語中兩個成分的排列有其
 自然的音韻關連」，並認為越近口語，其列語的自然次序越顯
 著。惟本文未及分析至此，璋字詞彙的聲韻探究，有待以後研
 究。

主要引用書目

- 史記 馬司遷撰 三家注 藝文印書館印行
 漢書 班固撰 顏師古注 王先謙補注 藝文印書館印行
 說文解字 許慎撰 段玉裁注 藝文印書館印行
 文選 蕭統選 唐六臣注 四部叢刊本
 文心雕龍 劉勰撰 明倫出版社印行
 顏氏家訓 顏之推撰 四部叢刊本

- 全漢文 嚴可均輯 中文出版社印行
 隨園詩話 袁枚撰 萬國圖書公司印行
 劉申叔先生遺書 劉師培撰 京華書局印行
 古書疑義舉例 俞樾撰 泰順書局印行
 古文字學導論 唐蘭撰 樂天出版社印行
 中國文字學 唐蘭撰 樂天出版社印行
 文學概論 王夢鷗撰 帕米爾書店印行
 漢簡文字類編 王夢鷗編 藝文印書館印行
 古漢語通論 王協撰 泰順書局印行
 漢語史稿 王協撰 泰順書局印行
 中國文字學 龍宇純撰 作者自印本
 辭賦學綱要 陳去病撰 文海出版社印行
 聯蘇字典 符定一編 中華書局印行
 以上為專著
 從士大夫文學到貴遊文學 王夢鷗撰 文季第一期
 「文學」定義之一考察 王夢鷗撰 中外文學四卷一期
 漢賦研究 朱傑勤撰 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月刊三卷一期
 司馬相如賦論 萬曼撰 國文月刊五十五、五十六期
 辭賦起源 萬曼撰 國文月刊五十九期
 中國文學由語文分離形成的兩大主流 臺靜農撰 大陸雜誌二卷八、九期
 論兩漢散文的演變 臺靜農撰 大陸雜誌五卷六期
 楚辭用字與造句法的探討 吳天任撰 大陸雜誌三一卷七期
 中國文字的構造 龍宇純撰 中國雜誌七月號